

城北主题散文

城北

主题散文



生命秋天

徐城北 著

学出版社

15



SHENGMING QUTIAN



城北主题散文

生命秋天

徐城北 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63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城北主题散文

生命秋天

徐城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插页 5 字数 184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80-4/I·189

定 价:16.2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自序

1997年的秋天，竟然引发出我对自身生命途程的联想。

是辽宁有线电视台找上门，说打算拍摄一组“京城文化人”的专题片，第一批五集，其中有我一集。

我问：“以谁打头儿？”

“老舍。”

真吓了一跳。再问后边有谁，也都是在世的前辈。

导演说他们的计划很大，因此“要把文化名人按照年龄、性格、领域等标准‘插花’着拍，如果光把‘大的’集中在这开头，到后边就没法儿拍了。”

这倒是实话。素来，我和中央、北京的电视人很熟。可眼下这几位，未免年轻了些。再说，由“外地的眼光”去看“京城”，不花费大力气肯定不行，花费了大力气也未必准行……于是，我想推辞。

导演无意中说他们住在地下室，为的是“多留些钱花在片子上，希望拍得细一些，好一些”。

略惊，心动，只好答应；但希望只在家里拍，用“你们提问我回答”的形式，争取“半天完”。

“可我们每集要拍三十分钟哪！”

三十分钟对专题片可是不小的“篇幅”，肯定得外景和内景相结合了。我立刻盘算起“小九九”——正可以留下些声像资料，也可以给自己做个“小结”。我便建议说“要是这样，就得正经去‘做’了，脚本提纲不妨由我来写。”

导演回答，“我们求之不得。”

……

随后，双方在电话对提纲又推敲了几次。在约定的某日，上午马不停蹄拍了四五处外景，午后三四点钟回到我家，华灯初上时结束——整整忙了一天。

电视这脚本提纲曾在报纸上发表，占了大半版，题为《生命的秋天》。编这本集子时，我把提纲按原来的段落分割开，每个小段就成为该组文章前的导语。下属文章都是围绕导语的立意设置的，也有若干是新写的。我希望，文章力求要支撑起每一段导语的内容。文章间我故意留了“缝儿”，我希望它们能够加大导语的容量。

集子编就。我重新翻阅这几组文章，觉得生命对我还算公正。最近这几年，我活得比较明白和主动——在重点处用心尽力，在不该使力之处跑个过场就算拉倒。

1997年，让我感悟到自己的生命秋天已经降临。自然界的秋天每年都有，今年没过好，明年可以再过。但生命秋天一生只有一次，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时间长短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人生价值的火花，会在弹指间闪烁迸发。可能很热烈很激扬，也可能杂乱无章。生命的春夏如匆匆流逝，秋天也会感到苦短和干瘪。当然，在生命秋天中抓紧补课和贡献，也还会有一定的效用。

我在春夏中经历了坎坷，现在就格外珍视秋天，更力求去延长它。

目 录

自 序	1
红 墙	1
共和国的儿子	2
诗如潮	5
校中阅报栏	8
文科班	11
握手	14
当皇帝也没劲儿	17
认识浩然	20
一首诗的精神力量	23
水果摊	26
地坛片语	28
沈从文组曲	35

慈眉善目老塾师	44
借房	50
奇人张友松	53
三访金克木	56
小病储安平	62
足音	64
 湖广会馆	 67
不看书的世界	68
关公怕曹操	73
荀宅花树	75
初闯津门	78
磕头	81
劲头儿	85
背影	88
师娘	91
葬仪	93
我和裴炎	98
悲凉	100
八十四岁杨贵妃	103
 仿膳	 107
八仙桌	108
吃小馆儿	110
烤鸭的腾飞	112
涮羊肉梦幻曲	114
“提味儿”一得	117
南北东西楼外楼	119
老字号“八大劣势”	122
橘枳之辩	125

签名本	129
《北大荒吟草》	130
《彩色的诗》	134
《季羡林散文集》	137
京剧《一匹布》打印本	140
《凤求凰》	145
《铁箫人语》	148
《八十自省》	151
万古江流	155
稀客	157
自比杜甫	164
敢说“舍我其谁”	167
安定	174
沈钧儒家族	177
我是侯派	180
秀州书局	183
十年三写梅兰芳	186
“之”字形	189
铜牌儿	191
“作者没什么问题吧”	193
忆当年，我怎么遇到了她	195
相隔五十年的两次征文	200
从《说园》到《戏品》	203
生正逢时	206
汇入洪流	208
策划丛书	209
崇拜马家军	212

浏览世界杯	215
年轻就有希望(靳飞书序)	218
增加正义感	221
回归自然	223
掐着秒表过日子(代后记)	226



红墙

走在景山公园外围的红墙下——这是我经常骑车经过的地方。每次经过，总会下车走几步，抒一抒心怀，抖一抖遐思。

红的墙，黄色的琉璃瓦，蓝的天，最基本的颜色，最大气的颜色，最带传统文化气息的颜色。

红墙是方正的。我们做人，尤其是到了如今这个年岁，也自然应该方正。

红墙是高大的。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机遇有好坏，但人品应该同样高大。

这红墙的前边是故宫，故宫的前边是天安门，天安门的前边是前门和永定门——这样就可以“拉”出一条中轴线。首都北京就是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的。我们做人也要时刻不忘记这一基准。什么才是我们做人的“中轴线”呢？

作为北方人和北京人，是不能忘记红墙的，是要时刻倚靠红墙的。

共和国的儿子

我的童年安静而美丽，尽管 1948 至 1949 年间北平围城很紧张，但那是大人的事，而且我也是在父亲晚年出版了他的《围城日记》之后才知道。记忆中八九岁时，也就是 1950 至 1952 年前后，一个傍晚母亲带我离开家，车子驶向东单，又拐了几个弯，就进了一个洋里洋气的大门，里边一片草坪，远处是几座小洋楼。草坪当中已经有了些人，人旁边有了些椅子，椅子旁边又放了两三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些面包、汽水之类，人们自由取用，没有人看着，也不用交钱。

椅子是排成几排的，并且围绕成一个半圆形。比较奇怪的是，在第一排椅子之前，还并排摆着两张宽大的单人沙发，都空着，早来的人也没有谁去坐。有几个淘气的“小小孩儿”（也就三四岁吧），不时跑上去把膝盖跪在沙发上弹跳着玩，马上却又被他们的大人抱走。

天渐渐暗下来。不久，一位体型魁梧墩实的壮年人来了，走向其中的一个沙发，坐了下来。一些客人聚拢到他身边，他要站起，被这些客人按坐在沙发里，客人们随手揪过几把椅子，就坐在沙发边和他对话。母亲拉着我上前，也和那位壮年人说着什么。母亲随手把我往他膝盖上一推，我绷住身子没动。因为他一个膝盖上已经有一个小女孩儿了，年纪也就四五岁，正在忘情地蹦，我还凑什么？再说，我也不认识他呀！

天再黑些，又来了一个身材更高的人，人们朝他鼓掌，他朝人们招手。他走到沙发前，和早来的那位握手，然后并

排坐下。没几分钟，天空开始放礼花。这时，天空完全暗了下来，礼花无比美丽，我心里也无比美丽，我热爱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见到昨晚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那两个人也被标上名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正仰面看着夜空中的礼花，毛主席抬起右手指着什么，朱总司令顺着他的手看。在他俩身后，有一些坐在椅子上的人也在仰看，人影儿比较虚，看不清哪个是我母亲，更看不清哪个是我了。

一年后的夏天，母亲带我去看戏，地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我们去晚了，进剧场先要爬几十层的大台阶，等爬到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的时候，也就到了剧场的最后一排。我们的位置比较靠后，只能远远观望。好在那天是演歌舞，歌舞演员不需要表情，远看就挺好。最后散场时，我拉着母亲急忙往外走，生怕晚走一步人就多了。母亲向来是个动作麻俐的人，可那天不知为什么，动作总是那么迟缓。不光母亲迟缓，几乎所有的人都慢慢腾腾。不久，就见有一个身材很高的人，从我们身边的走道经过。我认出来了：

“毛主席！”只见他慢慢穿经剧场的最后一排，然后沿着那几十级台阶缓缓走下。所有看戏的人，也慢慢随着他的节奏退场，其中第一排的位置，也总距离他十多步远。走在第一排的人，也都自觉保持着一条横向的直线。

毛主席独自走到最底下一级台阶，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旁边站了两个警卫员。人们进了汽车，关门，汽车驶动，开走了。别的观众这才慢慢走出公园大门，有人欣赏着夜空，有人谈论着刚才的节目。

又是几年过去，我成为一名高小学生，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记不清了。父亲已经在国务院上班，他每天进中海，就是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斜对面那个朝北的大门。他刚够汽车接送的级别，可他对组织上说——自己还年轻，家也不远，骑自行车上下班就挺好。我去过父亲的办公室，要先在中海

的那个大门登记，卫兵打电话进去，等里边说了“放行”，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也不能乱跑，隔不远就是一个岗，每到一岗，他都会指给你一条修得很平整的路。等你把这条路走到尽头，下面又有一条路等着你。后来我才知道，进中海不算稀奇，进南海需要一种特殊的“卡”，有它随时进中海，有中海“卡”的人却进不了南海。



诗如潮

“诗如潮”，是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一之前的心境。

我属于那种“没心没肺使劲儿玩”的男生类型，对外界事物从不关心，不关心也因为从没遇到过障碍。我一直没怎么太用功，但功课总在“中上”，业余嗜好较多，一是逛庙会，二是打乒乓球，三是听京剧，四是写旧诗。

庙会大家都逛。因为是男校，男生都纯真也不使小性子，下了下午第二节课，只要有一个人招呼一声“白塔寺”或“护国寺”，“胡噜”一下子，顿时就空了半个教室。打乒乓球则是出于无奈。当时校医室说我有“心脏病”，到医院再查，结论是“二尖瓣闭锁不全”，于是体育免休。可我从来没有什么症状，于是就抓空儿打起了乒乓球，先是在学校的水泥台子上打，后来跑到工人俱乐部打，最后跑到西单茶社找女招待打。同学中数我打得“杂”，虽然动作不标准，但就是能赢球。所以先是当了乒乓校队的队长，随后又推荐我到什刹海业余体校“受训”，以求纠正我的那些古怪而实用的动作。至于听京剧，完全是受学校几名爱好京剧的老师的影响。那是校庆，师生联合搞会演，学生无非是唱歌舞蹈，老师就联袂唱了两出京剧——《女起解》和《法门寺》。在后一出中，一位生物老师扮演大太监刘瑾，刘瑾有一句对县官赵廉的台词是“哥儿啊哥儿，你那脑子里还有咱家我么”。这位生物老师到了台上一发挥，就成了“哥儿啊哥儿，你那大脑皮层里头，还有咱家我么”。顿时舞台上哈哈大笑，并一直成为此后许多天师生们的话题。这个小噱头也

把我的魂儿给勾走，从此我开始进入京剧戏园子，什么马、谭、张、裘、什么李、袁、叶、杜，都成为我奉献家中给我的零用钱的对象。那时，家里每月给我三五块钱，可马连良一张戏票就得一块三。我只好省着花。于是每次只买最便宜的戏票，进了园子随便找个边座一坐，眼光却朝前排两边扫描，看准了哪儿还有空座儿。一等剧场打铃息灯，我就趁黑往前溜，等到舞台上灯光大亮之际，我早就安安稳稳在池座儿中坐塌实了。

大约是1957年掀起了一个全民写诗的热潮。先是老师写，他们把自己的诗，抄写在大字报上，把我们校园的墙壁贴得严丝合缝。学生自然不能落后，尤其我是语文的科代表，哪儿能在这事儿上落后；其次我是戏迷，我懂得了“十三辙”是怎么回事儿，不会因为诗歌压韵再发愁。对于别人写的新民歌或者新民谣，我一眼望去，就能发现其中哪句不合平仄。在写新民歌浪潮中，我也是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塞外”的笔名，意思是从我的名字生发开去——城北城北，长城之北。长城之北，不就是塞外么？

我找了一个硬壳的笔记本，把当时每首民谣都记了下来，但是，当民谣风在社会停止之后，我写诗的劲头仍然不止，并且沿着旧体诗的道路前进了。在我的母校——男三中，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一批，大多集中在后来的高三文科班内。我们交换新近写出的旧诗，全都记了下来，或者甲同学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正式送给乙同学。直到现在，我们当年文科班同学又恢复了联系。有时过年聚会，说着说着高兴了，于是某人话语中就搀进了旧体诗词。有时我一旁听着，忽然觉得耳熟，忙问：“等等，我打断一下——这句好耳熟，是谁的诗词？”同学则哈哈大笑：“耳熟什么？就是你自己的呀！”

随后，这位同学把复印件寄还给我，说原件他“保留

了”。我看着这诗词也恍然如梦，以后再出书时，我就把当年手迹影印在封二或封三上，留个纪念。

